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八

吳興姚

鉉

纂

銘丙 銘陰附摠九首

宰輔七

唐丞相道遙公韋公墓誌銘 張說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 李華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之陰 柳宗元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墓誌銘 李華

唐丞相太保致仕岐國公杜公墓誌銘 權德輿

唐丞相魏國公賈公墓誌銘

唐丞相太子少師竒章公墓誌銘 杜牧

節制二

唐盧龍節度副大使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彭城郡王劉公

墓誌銘 權德輿

唐武昌軍節度使元公墓誌銘白居易

唐丞相道遙公韋公墓誌銘并序

張說

唐故中書令道遙公韋氏諱嗣立字延構京兆杜陵人也受渾元之正性挺生人之秀傑門爲孝悌之府世處台衡之地士林之高標宗臣之首出者也生於秦之清水長於鄭之成臯聰明先覺博古兼覽究蓬山之百氏綜闕里之六藝文而不革實而不滯原夫志在於易行在於禮守橐籥之冲虛播朱弦之愷悌事有則而言有度神無方而用無體其與人也温良善誘仁恕多容俾夫頑蔽開哲懷驚擾從君子進道小人革慮聞者願來見者忘去若膏澤之浸陽和之感萬物不知其化矣及夫覆篲登朝濫觴宰邑聖朝知其固慎忠肅簡易循良是以綢繆兩禁重疊千里迄踐宰衡終厥有成凡化二邑理七郡三入中書再統兵部選兵吏各兩冬典樞密共五載光弼四主歷政三十有餘其間累有諉及官因左退日月蝕而更明隨和幽而不昧爾其爲邦設教遵德閑邪身勤心

苦誠感物化禮讓興於私室刑罰廢於公家衡鏡高懸文武矯首
才無我失善若已有風流名教作法垂後許謨皇極功格天地茫
茫蠢蠢既生既遂四夷來王五靈皆至然而外榮中素迹邇心遐
杳然朱戶之若喪邈然赤松之可接西宴驪山之谷東息龍池之
野擇逍遙而建號列土宇而開社即明主封立帝之謀表高臣之
志也公考侍中爲國元輔公兄承慶當代齊名咸以令德繼和金
鼎扶陽二相陳氏三君復追美矣侍中前夫人崔氏生黃門而即
世後夫人王氏生公而偏愛公克諧以孝因心則友啓均養之德
成無間之言天下之人比之祥覽惟公德行言語文學政事四者
實惣而兼之事親養志而能爭居喪過哀而顧禮此又善中之善
者也善人天之經也國之寶也道將興廢木鐸之用有時命或推
移蒼生之望恒在春秋六十邁疾陳郡還醫洛師開元七年九月
二日薨于歸德里有詔贈兵部尚書謚曰某禮也明年某月葬於
某地有子孚恒濟史儻然在疚靡所宣哀以其忝縉雲之舊寮沐

清風之餘論入難名之闡域窺妙德之形容見託銘誌庶傳精爽
至於歷官次序平居事業當見郡府遺愛之碑國史名臣之傳故
不存焉銘曰

我我仁公抱孝含忠文獻則足高明有融翻飛王佐穆我清風道
濟明時心樂幽地薜衣華袞坦然一致逍遙啓封帶礪傳祀生涯
共盡振古其常人秉三德天歸百祥臧孫有後公業不亡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

李華

玄宗季年逆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傾羣兇害直事乃不行慮
起幽陵連覆二京帝慈蒸人避狄西蜀爰命監撫理兵北朔登賢
爲輔讓子以續公賈冊書亦捧瑞王聖人神聖天地咸若子孝臣
忠元元踊躍命帥中軍謀殲羿浞人或言志屈道行公曰不可
屈則佞生柄不在公象昏瞠明退師儲宮出守函谷入爲尚書正
色諤諤又刺汾澮遽臨彭濮何負而東何負而西公受挫抑邦人
悽悽帝懷明德俾我不迷徵拜秋官僉曰休哉薨殂闔中國瘁人

哀喬嶽墮躋輔星昏霾天子涕迎崇上台巖巖岱宗瞻其峻極
赫赫房公尊其盛德昔撫宜春列邦是式建銘江濱以慰南國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之陰

柳宗元

例不存韓

柳文存此

以見銘陰一

例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爲王卿士亦曰公有
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爲縣者皆
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
後若宋公爲王卿士若衛武公虢文公鄭相公其臣稱之則列國
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爲縣者若葉公白公年之長老若毛公申
公涪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僅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
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公相玄宗有勞于蜀人咸服其節相
肅宗作訓于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愛以成於德用是進退所
居而事理辨所去而人哀號理遠人遠人不勝其懷爲文士趙郡
李華銘公之德亂不克立今刺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在乎人
人不忘公之道爲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爲也

人之思也乃增飾棟宇即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隕涕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爲卿士道爲三公德爲國師年爲元老嘗爲縣懸懷其化至于州州濡其澤凡我子孫罔不戴慕盛德之詞文而不刻更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率歸於王公公嘗以機密匡天子于禁中承公之道刺於我邦由公之理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入爲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懼其去我也遽願書于銘之陰用永表于邦之良政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墓誌銘并序李華

永泰元年四月戊子唐舊相太保韓國公薨天子輟朝羣臣出次五月壬午贈太師七月丙子詔使中謁者蒞祭京兆少尹護喪龍旗轎車鹵簿哀導加于一等園塋封樹碑版垂後盛于當朝葬我韓國公夫人名本於宏才非此運不揚元勳出於忠烈非死之中登日月九天之上乾坤閉而復闢鈞軸折而再駕故肅宗皇帝於行在見公曰欲求良弼其在茲乎公諱晉卿字元輔上黨壺關人

祖襲夔贈太子太師父殆庶贈禮部尚書公成童好學弱冠工文
二登甲科三入高等始自郡邑臺省之任終乎廊廟台輔之器至
如牧四郡使四道在人爲政之絕跡於公能事之常格故不足敘
天寶之末胡羯亂常公身在陷穽心圖遼廓謁至尊於幕殿議大
計於棘門天子壯之拜爲左相公于時與兵部尚書汾陽郡王經
略大業翊贊中興公撫於內汾陽營於外克二京復九廟尊先帝
返上皇公之功也乾元二年元兇授首陳希烈等四十八人議在
殊死公抗疏上論以四方猶虞罪當寬宥三司質定其事不行於
戲慶緒之誅也不用公議使有思明之難朝議之減復行公計果
今天下大安仁人之言不可已巳上元二年玄宗升遐詔公攝政
肅宗違代令公當國道合君臣時契雲龍於二主功高宇宙德鍾
社稷於一身夫平計之勃安之揔有平勃之勲伊攝之霍立之再
當伊霍之任人臣貴極今古罕儔公晚嬰衰疾屬辭樞務遂得特
紆聖眷俯降臣禮赤墀之下杖策來朝宣室之中肩輿入見此則

明主上德而屈體忠臣感恩而忘形君臣之間斯爲盛矣無何有
詔冊授太保軍國大務仍咨訪焉公至和爲心太素爲體以虛舟
應物世累不能干其神以公器濟時江海不能開其慮故軒裳鍾
鼎於我如浮雲大位遐年在生爲逆旅享年七十有七歷任二十
有四順如也夫人韓國夫人博陵崔氏詩書之門金玉其度先公
而歿今則祔焉嗣子發丕堅粲垂向呂穆望咸等並強學懿文保
家繼代忠足以勵行孝足以揚名敘德立銘願昭先烈掌文之客
敢忘大猷其詞曰

有唐宗臣爲國元老清明淳粹全德體道磊落臣節深沈廟謨智
能逃難忠則忘軀幽薊弄兵咸秦振蕩舉族南棄拔身北嚮一見
先皇其言甚壯指麾籌畫爰立作相天地反正蒼生之望伊昔南
狩衣冠下從三司獻議萬乘將同諫書一出天下稱公二聖登遐
萬方是荷聖皇在闇務輟宸坐稱政臨朝非公不可彼蒼不仁殲
我鼎臣天歸說夢嶽降申神嗟峨碑版突兀封樹嗚呼相國韓公

之墓

○唐丞相金紫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贈太傅岐國公杜

公墓誌銘并序

權德輿

有唐元老太保岐公諱佑字君卿年七十八以得謝之歲歲十一月辛未啓手足京師安仁里皇帝恤然不視朝三日冊贈太傅弔祠加恩明年夏四月乙酉返真宅于少陵原大墓公之先自漢建平侯晉當陽侯而下忠賢間出積厚昌大以至曾王父行敏皇銀青光祿大夫荆益二州大都督府長史南陽郡公王父懋皇中散大夫尚書右司員外郎詳定學士父希望皇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恒州刺史西河郡太守飾終三加至尚書左僕射公揔中餼之粹靈蹈明哲之大方體仁以長人厚德以載物器周代資材爲國華程功積事博達弘裕在玄宗朝以門子筮仕解巾有聲在肅宗朝以郡掾廷吏賢侯交辟俄以臺郎御史二千石事代宗以六職之貳十聯之重兵符相印事德宗初自度支郎歲中拜小司徒時

當艱急。政有均節。持權者排陷。改蘇饒二州刺史。以亞丞相顓征南方。入居左轄。出典侯服。旋委節旌。貞師淮海。凡居鎮十五年。歷禮刑二尚書。乃進左揆。燮和大政。拜章來朝。兼理公台。綢繆樞極。在帝左右。順宗諒闇。公攝冢宰。因山復土。專護其任。進掌五教。乃平九賦。永貞內禪。公奉典策。今上繼明。真授司徒。備物采飾。褒優章灼。推致四時之和。茂明萬物之宜。初公來朝之明年。年及懸車。抗章告老。三上不允。厥後詔公每旬一朝。訪決重務。以公年與德耆。尊禮不名。後再歲。天子憫煩。公以官職之事。恩遂堅請。禮優師臣。大雅稱方叔元老。且非宰政。東漢之胡公中庸。不理藩服。曷若公都將相之重。兼文武之全。三代論道。兩朝揔已。搢紳瞻仰者。凡六十年。致位就第。極其榮號。隆其五福。聞然得之。在臨川有愷悌之化。泣南海有威懷之略。自淮而南。興事任力。三邦之人。類有聲詩。炳如嵩華。刻在金石。公既當安危。注意之重。一人倚賴。急宣密啓。多所交感。嘉保太平。承寧諸侯。或惡其煩言。或導其善氣。慎志

服義自用不知。至有執介圭朝象魏。冠功臣之表。近天子之光。爲時龜龍公所樞柅。喜士容物。羣而不黨。理遣情恕。犯而不校。一言定交。死生以之。趨人之急。唯恐不及。不徼福不乞靈。物怪氣歛。不接於心術。誠明坦蕩。自得於天理。中正之外。無自入焉。國門南出。杜陵故地。畎清流。䟽灌叢。觴畢引滿。金絲合奏。時賢儒人。結轍在門。極謝安之林野。異陸賈之裝橐。鄉耆時會。鷗鳥不驚。又以見公放懷推仁。無不逮也。至若閱天下之義理。究先生之法志。著通典二百篇。誕章闕議。錯綜古今。經代立言之旨。備焉。凡推轂之士。繇幕廷而奮迅者。近於百輩。將相六職。左右曹臺。以至列藩二千石。不可勝書。夫人安定郡梁氏。蘇州常熟縣令幼睦之女也。專柔淑慎。動有儀矩。先於公歿幾三十年矣。嗣子司農少卿師填。與其弟昭應。縣令式方。駕部員外郎從郁等。皆以材能孝謹。爲卿大夫元士。推擇之際。以吏資廢麻之下。咸有淑聲。儼然摧剝。相眩無怙。誠信哀敬。實加於人。以德輿嘗忝府辟。晚聯台座。每荷同升之義。蓋

陳無愧之辭。直書德輝。以鏤幽礎。銘曰。

君子之用。可以大受。斤斤岐公。祇事三后。謨明盛時。其道甚夷。乃將乃相。乃公乃師。六府蘇平。五福叢滋。齊之溫良。商之慈愛。推本性術。發舒光大。宣力中外。勤勞翼戴。縣軍乞身。知進知退。歲在大梁。月生一陽。以供以息。忽乎茫茫。庶禊納書。禮優職襄。和氣在上。昭明發揚。少陵鬱鬱。著蔡協吉。宰木號風。虞泉落日。于嗟岐公。居此玄室。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魏國公贈太傅賈公墓誌銘 并序

權德輿

德宗皇帝享國二十有七年。注意於將相之臣。惟魏國賈公諱耽。字敦詩。始則四挫兵符。保釐節制。終乃再踐師長。燮和樞極。文武致用。寶寧斯人。景鍾書伐。金鼎和味。咸有一德。用平太階。奉綴衣之詔。公始感疾。先復土之期。公乃捐館。屬太上皇重公。若顧進加。

司空今皇帝憫公徽懿追命太傅春秋七十六佩相印一十三年
前史稱賈生通達國體其孫嘉好學世其家其曾孫捐之建議深
切漢元帝爲之罷朱崖郡皆其先古之有議論風節者也曾王父
遠則皇長河尉生王父知義沁源主簿贈揚州大都督都督生烈
考琰之燕居不仕贈尚書左僕射皆代德安貞延耀于後公忠正
仁恕極深研幾究今古於百氏窮地域於九譯乾元初寰海未靜
褐衣危言始尉太平連辟大府三入御史府再爲尚書郎亞尹北
都剖符西河嘉猷循行所莅居最大曆十四年冬十月繇大鴻臚
貞師于梁協力羣帥平夷江漢青綬大封恒然光明進叅六職節
制襄峴載會兵車撫征淮右徵詣行宮眞拜冬官明年以三后之
任分正洛師加地進律察廉唐鄧復摠賦輿鎮于靈昌政成八稔
愷悌清靜於是膺審象之寄贊格天之業中外授受勤勞王家易
坤之說曰地道也臣道也惟公有博載之量露生庶物書洪範之
說曰強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惟公推寬信之誠弼亮時化故其撫

封也不尚禁厲不施瞰察扶導善氣折銷未萌使貪者讓躁者靜
四鄰敬之如神明闔境愛之如父母其作相也當先皇帝洪覆陰
騭財成造化宗工雋老但以忠厚承清光故公之揚休德輝涵泳
無際藹然和平之運恬然易簡之道至若匪躬詭詞勞謙不伐者
亦何可勝言坦夷而周密廣大而絜靜聳善虛已求天下之才博
聞強識通天下之志斯可及已所著梁懷王傳碑先君子碑陳祖
德以自況載家聲於可久體要閎達邁乎羣倫撰海內華夷圖及
論次地理之書凡五十有五編貢在中禁傳於域內言方志者以
公名家被病更時屏絕鑿術且曰吾以忠信爲丘禱死生爲天理
一氣聚散斯焉順之美櫝壽堂自爲終制憤然委化以啓手足推
從古知命之士所難能焉夫人武功蘇氏駕部郎中守中之曾孫
處士珣之女有柔儀淑行歿於中年二十有五年矣嗣子疇太常
寺協律郎早夭次子隣太子司議郎少子暉京兆府參軍事馴行
孝謹號咷毀瘠奉二尊堂唯合于九原刻茲樂石以永終古銘曰

麟之儀儀鳳之師師有倬魏公發輝注涓時外摠方國掃除螟騰入
居公台左右皇極於學無不通於士無不容穆如蘇風叩若華鐘
偉材閱議信以發志中行循性其道目勿易始於清明紀號永貞維
陽月之朔日兮返智氣於冥冥下句津注延半兮祖載于庭神歸古原
兮闕此音形前直國門兮旁邇梁傅注不忘本兮公之素笳簫啓路
歸此壤樹嗚呼有唐元老兮魏公之墓注

唐丞相故太子少師竒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公墓誌

銘并序

杜牧

唐佐四帝十九年宰相牛公諱某字某注八代祖弘以德行儒學相
隋氏封竒章郡公贈文安侯文安後四世諱鳳及仕唐爲中書門
下侍郎監修國史於公爲高祖文安後五世集州刺史贈給事中
諱休克於公爲曾祖集州生太常博士注贈太尉紹太尉生華州鄭
縣尉贈太保諱幼聞太保生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文
安有隋氏賜田數頃書千卷尚存公年十五依以爲學不出一室

數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公執誼以聰明氣勢急於褒拔如柳宗元劉禹錫輩以文學秀少皆在門下韋公亟命柳劉於樊鄉訪公曰願一得相見公乘驢至門韋公曰是矣東京李元禮爲後進師隋竒章公仁德祿位二者包而有之公登進士上第元和四年應賢良直諫制數強臣不奉法憂天子熾於武功詔下第一授伊闕尉以直被毀周歲凡十府奏取不下伊闕滿歲郟公士美以昭義軍書記辟凡三上請詔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丁母夫人憂制終復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遷禮部員外郎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考功員外郎集賢殿學士庫部郎中知制誥賜五品命服半歲遷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以贓數萬敗穆宗得偏辭於中稱直臣寃且言有才宰相言恪不用公以具獄奏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公曰彼不才者無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縛束有才者祿山朱泚是才過人而亂天下上因可奏曰善賜章服金紫遷戶部侍郎掌財賦事上益親重欲相之

會中書令韓弘男公武謀曰大人守大梁二十年齊蔡誅後始來朝今不以財援中外設有飛一辭者誰與保白公武賈弘書獻公錢千萬公笑曰此何名爲公亟持去明年弘公武繼卒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弘大臣父子併死稚孫將家事走中使至第盡取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朱勾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指曆簿遍視旁側曰果然吾不謬知人言訖再拜殿上皆再拜呼萬歲尋以本官平章事明年正位中書侍郎加銀青三品兼集賢大學士監修國史敬宗即位與武士旼宴無時徵天下道士言長生事公亟諫曰陛下不讀玄元皇帝五千言以清靜養生彼道士皆庸人徒誇欺虛荒豈足師法未一歲請退不許連四月日間以疾辭乃以鄂岳六州建節號武昌軍命公爲禮部尚書平章事爲節度使公始至問民尤苦皆曰城土踈惡歲輸簾竹爲苦具奸吏旁緣主爲侵取費與稅等歲久前後政欲畫計策訖無所施公即除去冗長用公私錢陶

博覽城凡五年乃就明年文宗即位加吏部尚書明年急徵拜兵
部尚書平章事重拜中書侍郎弘文館大學士鄭注怨宋丞相申
錫造言挾漳王爲大逆狀跡牢密上怒必殺公曰人臣不過宰相
今申錫已宰相假使如所謀豈復欲過宰相有他圖乎臣爲中丞
愛申錫忠良奏爲御史申錫心臣敢以死保之上意解由是宋不
死大和六年西戎再遣大臣贄寶王來朝禮倍前時盡罷東嚮守
兵用明臣附李太尉德裕時毀劔南西川上言維州降今若使生
羗三千人燒十三橋擣戎腹心可洗久恥是辜臯二十年至死恨
不能致事下尚書省百官聚議皆如劔南奏公獨曰西戎四面各
萬里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在平涼郡西上平涼坂萬騎綴回
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西南遠數千里雖百維州此時安
可用棄誠信有利無害匹夫不忍爲況天子以誠信見責於夷狄
且有太患上曰然遂罷維州議大和六年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准
南節度使經六年至開成二年連上章請休官詔益不許公曰臣

惟退罷可以行心夏五月以兵付監軍使拜䟽訖就道除檢校司空留守東都明年拜左僕射上恐公不起詔曰朕比有疾良已思一面敘公不得已至闕下一拜謝閉門不出明年檢校司空平章事襄州節度使出都門賜黃彝樽龍杓凡六品名出周禮詔曰精金古器用以比況君子非無意也襄州七年饒假軍人入賦不一公至據地籍免貧弱四千萬均入豪彊皆曰甘心不出一怨言明年武宗即位就加司徒會昌元年秋七月漢水溢堤入郭自漢陽王張柬之一百五十歲後水爲最大李太尉德裕挾維州事曰修利不至罷爲太子少師未幾檢校司徒兼太子少保明年以檢校官兼太子太傅留守東都劉稹以上黨叛誅死時李太尉專柄五年多逐賢士天下恨怨以公德全畏之言於武宗曰上黨軋左京控山東劉從諫父死擅之十年後來朝加宰相縱去不留之致稹叛竭天下力乃能取此皆公與李宗閔爲宰相時事從諫以大和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拜闕下實以其月十九日節度淮南明年正

月從諫以宰相東還河南少尹呂述公惡其爲人述與李太尉書
言積破報至公出聲歎恨上見述書復聞前縱從諫去疊二怒不
一叅校自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貢外長史天下人爲
公接手咤罵公走萬里瘴海上二年恬泰若一無事今天子即位
移衡州汝州長史遷太子少保少師凡四年復位大中二年十月
二十七日薨于東都城南別墅年六十九天子恫傷不朝兩日冊
贈太尉天下善人執手相弔哭公忠厚仁恕莊重敬慎未嘗以此
八者自勉而終身益篤爲宰相急於銓品凡名清官不忍持一資
以假非其人以道德謨於天子每指古義爲據有言機利克迫必
鈇剗使之摧破三大邦去苛碎條約除大患其輕巧吏欲賊公愛
惡希嚮所爲渾然終不能見故所至必大治衣冠單窮出俸錢嫁
其子女月與衣資送其死喪凡數百家李太尉志必殺公後南謫
過汝州公厚供具哀其窮爲解說海上與中州少以異勉安之不
出一言及於前事鎮武昌時軍容使仇士良爲監軍使公律以禮敬

暑甚天合軍宴拱手至暮一不搖扇益自儉克平居非公事不出
內屏周三歲語言舉止率有常度仇軍容開成末首議立武宗權
力震天下每言至公必合手加額曰清德可服人但過恡官財與
人無一毫恩分耳不肯引譽不敢怨毀淡居其中公始自河南薦
鄉貢仕爲郎官考吏部科目選三開幕府中丞宰相外凡取六十
餘人上至將相次布臺閣皆當時名士每暇日讌語寮吏必言古
人脩身行事旁誘曲指微警教之不以已所長人所不及裁量高
下以生重輕後進歸之承望聲光得一言許可必自矜重夫人辛
氏以公封張掖郡贈僕射祕之長女士林稱爲婦師凡三十年前
公八年歿五男六女長曰蔚監察御史次曰叢浙南府協律郎皆
以文行登進士第不藉公勢次曰奉禧河南府洛陽尉二人皆稚
齒長女嫁戶部郎中上黨苗愔次女嫁河中節度副使檢校郎中
范陽張洙次女嫁河南府戶曹集賢校理常山張希復次女嫁前
進士鄧淑次女未笄一人始數歲以某年月日葬少陵南某鄉某

山里銘曰

道旣訛衰必有以扶厥公之生以隆其洿幽以獨明曠以雨濡以
教其徒以佐天子滅絕霸駁如有樞柅標揭峙倚巍乎二紀臣宗
德老鉅傑魁壘孰爲忌畏譖去南海不校不辨牽復顯大百行渾
圓隣於及年以歸其全

故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
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番經略盧龍軍等使開府儀同
三司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幽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

彭城郡王贈太師劉公墓誌銘

并序

權德輿

析木之下幽陵碣石融結緼縕誕靈熊渾乃生元臣以翼大君惟
彭城郡王宣力三代撫封四紀在德宗朝纂服舊勞以亞丞相得
顓征伐冬官夏卿再踐六職乃列台宰乃居師長在順宗朝論道
進律就加司空又拜司徒今皇帝聰明齊聖稟厚功德擢侍中中
書令綢繆樞衡臨長諸侯玄袞赤舄崇其物采九命二伯極其名

器勲猷備其贄書終始焯於代家五年秋七月寢疾薨于莫州之
解舍享年五十四冬十月歸全涿州良鄉縣之某原追錫太師不
視朝三日命諫議大夫弔祠法賻廷尉卿持節禮冊又詔宰臣德
輿銘于壽堂所以加恩報勞始終參漏之澤也公姓劉氏諱濟字
濟之蜀昭烈皇帝二十一代孫曾祖弘遠皇檢校司衛卿臨洮軍
使襲彭城郡公贈宋州刺史祖貢皇特進左金吾衛大將軍贈揚
州大都督父怍皇幽州盧龍節度觀察等使御史大夫贈司徒恭
公公承是覆露生而岐嶷深而通直而和弘毅忠肅端明溫重固
已蘊絕人之姿挺希代之器始以門子橫經游京師有司擢上第
叅幽州軍事轉兵曹掾歷范陽令考績皆爲府中最興元初以太
子家令爲莫州刺史以御史中丞爲行軍司馬凡吏理之慰薦輿
師之拊養如良庖之無脣肯翳良農之無滅裂司徒即代有詔奪
情節哀順變講信修睦先公之封畛盡在長帥之威惠畢舉比歲
大旱蠲蝗爲災絜齋蔬非默以心禱甘雨祁祁嘉生萁萁因其豐

登示以班制古諸侯之令典靡不具焉貞元初烏桓誘北方之戎幸吾阻飢大聳邊鄙公先計後戰陳兵于郊乃遣單車使者誘掖教告繇是諸戎皆爲公用朝不庭方厥猷茂焉明年鮮卑墨乙之犯古漁陽其後啜刺寇右北平公分命左右軍異道並出然後以中堅衝擊士不離傷師不留行深入其阻抵青都山下捕斬首虜以萬級獲橐駝馬牛羊無萬數十九年林胡率諸部雜種侵滹于澶薊之北公親統革車會九國室韋之師以討焉飲馬灤河之上揚旌冷陁之北戎王棄其國遯去公署南部落刺史爲王而還登山斲石著北伐銘以見志自太行已東懷和四鄰或歸其天倫或復其地理警急則解其顛沒居常則納諸矩度兵興已來氣俗相因或以夸敗度或以美沒禮比屋之人被縵胡而揮孟勞不知書術公乃修先師祠堂選幼壯孝悌之倫春秋二仲行釋菜鄉飲酒之禮生徒俎豆若在涖泗和門眈眈公署沈沈目從事掾史迨紀綱之僕庠序有倫采章不紊接士必下以詞氣推賢而容其出處

隴西李益繼安任公叔皆以賓筵薦延至郎吏二千石近臣良守
此又烈丈夫大君子曠度犖犖之爲也其於勤身裕物生聚教訓
祁寒則頌之絮帛大歎則賑其倉廩一方之人蒙被惠和嘉祥交
於動植孝順浹於州壤美化周行無不及焉去年冬王師問罪於
常山公率先蹈厲累上功捷引義慷慨賦詩以獻詔宰司序引百
執事屬和以美大之師次瀛州旣圍樂壽又遣支兵急攻安平三
旬未下武怒益奮命其子總以騎士八千先登公親鼓之士皆殊
死戰亭午而拔誅屠無噍類蓋所以宣威制勝於可必也天子賜
以寶劔金甲彤弓盧矢方董諸侯之師將覆其巢俄感厲氣隱机
口占署總軍司馬曰無以吾故而稽天誅悉召戲下以須王命俄
而下霈然之詔宥罪班師加公寵渥已至大病遺章悃款不及家
事天下之人偉其忠勞總以君命起於倚廬之中委重戎事由御
史大夫爲工部尚書凡軍師之節制封部之廉察盡如恭公太師
之命焉茹荼雪泣祗服丕矩以國僑之遺愛知公業之不仁生極

榮號沒有愍冊揚名以繼志善訓以克家君臣父子之道斯爲至矣褒大臣所以尊王命懿武事所以恢天聲敢攄馨香以識冥實銘曰

帝在法宮推心懋功泐泐彭城秉義納忠幽都朝易賜履來宅便藩渥命焜燿嘉績北戎病燕從古以然懷徠蕩定勇略昭宣燮和之重公作霖雨師律之嚴公爲齊斧廓開稔疹振奮威武保大定功庇人尊主郊穀敦悅乃主成師善經義府公實似之北伐刻銘西征賦詩播於工歌列在鼎彝壯猷未極大暮如斯華首童牙辛酸涕洟義方紹續君命吉祿孝在無改恩延必復參差輅葆澶漫陵谷勒石下泉幽玄昭燭

○唐故武昌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戶部

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尚書右僕

射河南元公墓誌銘并序

白居易

公諱植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巖隋兵部尚書封平昌公五代祖

55

弘疇北平太守高祖義端魏州刺史曾祖延景岐州叅軍祖悱南頓縣丞贈兵部員外郎考諱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贈尚書右僕射姓榮陽鄭氏追封陳留郡太夫人公即僕射府君之第四子後魏昭成皇帝五代孫也公受天地粹靈生而岐然孩而嶷然九歲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四調判入四等署祕省校書二十八應制策入三等拜左拾遺即日獻教本書數月間上封事六七憲宗召對言及時政執政者疑忌出公爲河南尉丁陳留太夫人憂哀毀過禮杖而能起服除之明日授監察御史使于蜀按任敬仲獄得情又劾奏東川帥違詔條過籍稅又奏平塗山甫等八十八家冤事名動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姓名其子朝廷病東諸侯不奉法東御史府不治事命公分臺而董之時有河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止監察使死其柩乘傳入郵郵吏不敢詰內園司械繫人踰年臺府不得知飛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爲養子主不敢言浙右帥封杖決安吉今至死子不敢愬凡此數十事

或奏或劾或移。歲餘皆舉正之。內外權寵臣無奈何。或不快意。會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故事奏而攝之。甚急。先是不快者乘其便相噪。嗾坐公專達作威。黜爲江陵士曹掾。居四年徙通州司馬。又四年移虢州長史。長慶初穆宗嗣位。舊聞公名。以膳部員外郎徵用。既至轉祠部郎中。賜緋魚袋。知制誥。制誥王言也。近代相公多失於巧俗。自公下筆一變。至於雅。三變至於典謨。時謂得上嘉之。數召與語。知其有輔弼才。擢授中書舍人。賜金魚袋。翰林學士。承旨。尋拜工部侍郎。旋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旣得位。方將行已志。荅君知無何。有儉人以飛語搆同位。詔下按驗無狀。上知其誣。全大體。與同位兩罷之。出爲同州刺史。始至。急吏緩民。省事節用。歲收羨財千萬以補租。其餘因弊制事。瞻上利下者甚多。二年改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將去。同之者幼鰥。獨泣戀如別慈父母。遮道不可遏。送詔使道呵摩鞭有見血者。路闢而後得行。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涎蚶非禮之味。尤速壞課。其程日馳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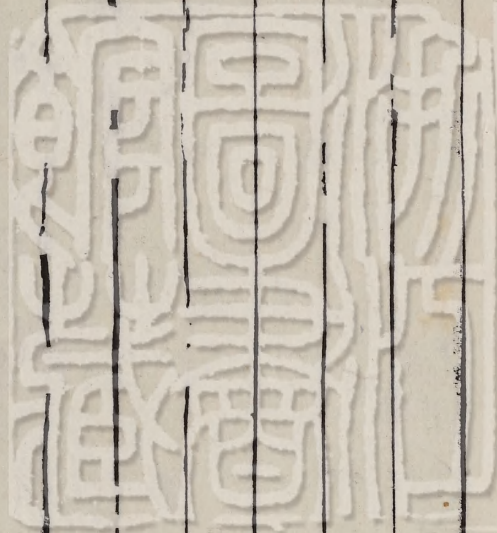
百里公至越未下車趨奏罷。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萬計。道路歌舞之。明年，辨沃瘠，察貧富，均勞逸，以定稅籍。越人便之，無流庸。無逋賦。又明年，命吏課七郡人，冬築陂塘，春貯雨水，夏溉旱苗。農人賴之，無餓殍。在越八載，政成課高。上知之，就加禮部尚書。降璽書慰諭，以示旌寵。又以尚書左丞徵還，旋改戶部尚書。鄂岳節度使在鄂三載，其政如越。大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遇暴疾，一日薨于位。春秋五十三。上聞之，軫悼不視朝，贈尚書右僕射，加賻贈焉。前夫人京兆韋氏，懿淑有聞，無祿早世。生一女曰保子，適校書郎韋絢。今夫人河東裴氏，賢明知禮，有輔佐君子之勞，封河東郡君。生三女曰小迎、未笄、道衛。道扶、韶、齒，一子曰道護，三歲。仲兄司農少卿積，姪御史臺主簿某等，銜哀襄事。裴夫人韋氏長女，洎諸孤幼等，號護齋。以六年七月十二日附葬於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宅北。公著文一百卷，題爲元氏長慶集。又集古今刑政之書三百卷，名類集，並行於代。公凡爲文，無不臻極。尤工詩，在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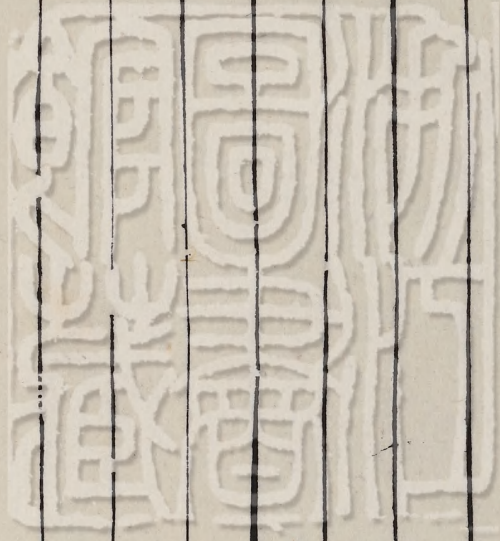
林時。穆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詠。宮中呼為元才子。自六
 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句。出無脛而走。
 疾於珠玉。又觀其述作。編纂之旨。豈止於文章刀筆哉。實有心在
 於安人治國。致君堯舜。致身伊臯耳。抑天不與邪。將人不幸邪。予
 嘗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則坎壈而不偶。謫瘴鄉凡十年。
 髮班白而來歸。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
 僅三月。席不暖而罷去。通介進退。卒不獲心。是以法理之用。止於
 舉一職。不布於庶官。仁義之澤。止於惠一方。不周於四海。故公之
 心不足也。逢時與不逢時。同得位與不得位。同富貴與浮雲。同何
 者。時行而道未行。身遇而心不遇也。執友居易。獨知其心。以泣濡
 翰。直書銘于墓曰。

嗚呼微之。年過知命。不謂之天。位兼將相。不謂之少。然未康吾民。
 未盡吾道。在公之心。則為不了。惜哉惜哉。道廣而俗隘。時矣夫。心
 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微之。已矣夫。

選五篇 甲辰重定三篇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八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九

吳興姚

鉉

篆

銘丁

誄表述附總一十二首

庶官七

唐吏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李公墓誌銘

權德輿

唐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皇甫湜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

元稹

唐監察御史周公墓碣銘

柳宗元

唐太學博士施先生墓誌銘

韓愈

唐著作郎贈秘書少監權君墓表

柳華

唐太子校書李元賓墓誌銘

韓愈

牧守四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呂衡州誄

柳宗元

左黃州表附元結

陸欽州述附李翱

賢宰一

○元魯山墓碣銘李華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諸道

鹽鐵轉運等使上柱國趙郡開國公贈尚書右僕射李

公墓誌銘并序

權德輿

標石于首
下祔書字

惟元和四年夏五月丁卯冢宰趙郡公異寢疾薨于永崇里享年六十三。天子憫然不視朝。追命右僕射。冬十月乙酉返葬于洛師緱氏縣芝田鄉之大墓。公字令叔。趙郡贊皇人。曾祖知讓。皇河南府長水縣主簿。祖承胤。江州別駕。贈太府少卿。父疑。右武衛錄事參軍。飾終四加。至尚書右僕射。世載德善。至公昌大。始以明經筮仕。為華州參軍。試言超絕。補鄠縣尉。登朝為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由美原縣令。課最為刑部。員外郎。由萬年縣令。課最為戶部。左



司二郎中。由常州刺史理行第一。徵爲給事中。以御史中丞領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就加右散騎常侍。以右散騎常侍領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就加御史大夫。由二府報政。入爲兵部侍郎。在途加度支鹽鐵副使。至止踰月。代今司徒爲使。明年遷兵部尚書。間一歲轉吏部尚書。揔八柄。平九賦。左右理道。以紓元元。天子方推心竦意。倚以爲相。奄然大病。斯可痛也。公溫重方嚴。愷悌忠清。得洪範之正直。稟大雅之明哲。強志特立。爲儒門吏師。中臺草議。左曹還詔。法程之下。無尤違。分畫之下。無差失。其爲二方。循班制。建長利。布以休蘇。樹之風聲。大凡都府。歲杪使刻深吏。周行支郡。鈎撫泉貨。二千石不相聊生。如桔拳然。公至分命部從事。覽觀禮俗。問人疾苦。廉吏善否而已。至有經用之羨。使郡自爲理。得以蠲乏。用補庸。二府無私焉。四履之內。遇凶旱水溢。損有餘。以均不足。農里無大乏。官司無宿憂。而邦鄉碩生。勸學講藝。導彼輕僇。率循教化。皆聲詩揭于康莊。其制國用也。調盈虛。御輕重。阜齊人之業。而

地不加賦。佐公家之急。而利無所溲。先是池澤之稅。因緣爲奸。牢
盆以私幣。貨富濫。公則去一朝之便。質終歲之成。變其苦窳。以寬
物力。盈入之數。不可勝條。上嗣位之歲。發武庫禁兵。以誅劉闢。三
蜀之饋。不乏於軍。千金之費。不征於人。揚天聲於井絡。斷戎首於
齊斧。是皆謀猷大績。經理大本。豈止於漢庭桑大夫。耿中丞區區
然商功利。枿秋毫而已哉。其爲天官。已嬰寢患。猶與郎吏切劘。奏
書去繳繞之科禁。絕私回於胥吏。士之得調者。多受賜焉。內外掃
除之際。精爽不亂。與上言職業。雖康寧宴間。之不若君子以爲難。
自解巾褐。至捐館舍。凡歷官十六。利刃觸虛。大車以載。文理聰明。
卓冠出倫。規爲密靜。矩度章灼。大吏之所表的。諸公之所嚴重。其
文采精實。循道體要。而不爲曼辭。其術學博洽。折中定疑。而不理
章句。喜士尊賢。開懷盡韞。絲桐博奕。談笑盟嘯。每有餘裕。而無留
事。志在端正。百度儀形。四方以謨。明弘濟爲已任。而績用未究。斯
吾君所以當宁流嘆。而衆君子失聲怛化。豈虛也哉。凡三合姓。初



曰范陽盧夫人。太子賓客幼平之女。次京兆韋氏二夫人。潁州刺史
 史勻。洎膳部員外郎襄之女。以從祖姝而繼室焉。皆以華腴淑哲。
 不幸凋落。長子紹左衛兵曹參軍鳳翔節度巡官。專謹有馴。嗣子
 繼。京兆府參軍。飾躬彊學。幼子紘。編皆以門蔭在仕。紹繼等泣次
 先公官簿事業。請書墓石。且以理命見託。故不得讓焉。銘曰
 太行之東。全趙古風。鍾懿美兮。左車武毅。元禮文事。叢慶祉兮。天
 官冢鄉。莊重廉清。大君子兮。精金斷割。良玉特達。視所履兮。表率
 二邦。鰥孤惠康。斯樂只兮。均齊八政。底慎徽令。有經紀兮。宜登上
 台。以賦羣才。命遄已兮。緱原厚地。追琢款識。神在此兮。

故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并序

皇甫湜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書諭湜曰。死能
 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為囑。其年十二月丙子。遂薨。
 明年正月。其孤昶使奉功緒之錄。繼計以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

陽乃哭而敘銘其墓其詳將揭之於神道碑云先生諱愈字退之
後魏安相王茂六代孫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敏素父秘書郎
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爲書以
傳聖人之道人始未信旣發不掩聲震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
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
工挾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解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
知人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倪渾渾灑灑不可窺校及其酣
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
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已來
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爲御史尚書郎
中書舍人前後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罪常惋佛老氏
法潰聖人之隄乃唱而築之及爲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骨
非是任爲身恥止怒天下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里海上嗚呼
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邪吳元濟反吏兵久遁無功固涸

將疑衆懼恟恟。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
潼關。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師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庭湊反圍
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衆慄縮。先生勇
行。元稹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
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摩其衆責之。賊恇汗伏地。乃出。元翼春秋
美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爲急病。校其難易。孰爲宜。褒嗚呼。先生真
古所謂大臣者邪。選拜京兆尹。歛禁軍帖。旱糴。鬻倖臣之銜。再爲
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先生與人洞朗。軒闕不施。戟
級。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嫁娶喪葬。平居雖寢食
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食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貌美。游
以誼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夫人
高平郡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昶。壻左拾遺李漢。聳集賢校理樊
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銘曰。
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頸胥延。坐廟以行。令望絕邪。痼此四方。惟

聖有文。垂微歲千。先生起之。焯役于前。曠義滂仁。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巨年。按我章書。經紀大環。嗟不特施。昌極後昆。噫嘻永歸。奈知之悲。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并序

元稹

敘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揔萃焉。始堯舜之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邁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

此杜工部墓
法上書選存

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書。而又沈宋之流。研練情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后。文變之體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于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覈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竒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摸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堂奧乎。余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爲之準。病懶未就。爾適子美之孫嗣業啓子。

美之樞。襄祔事於偃師。途次于荆楚。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爲文。祈余爲誌。辭不可絕。余因系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系曰。晉當楊侯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今家於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爲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竒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率府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授左拾遺。以直言失官。出爲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劾南節度使嚴武。拔爲工部員外。參謀軍事。旋又棄其官。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嶽陽。享年若干。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沒命其子。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焦勞晝夜。去子美沒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爲難矣。銘曰。

惟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唐監察御史周公墓碣銘并序

柳宗元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于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戲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邦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爲世範者也若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爲之銘曰忠爲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爲臣軌兮

唐太學博士施先生墓誌銘

韓愈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詞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

恬恬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
其用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
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博士
由博士爲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祖曰旭表
州宜春尉父曰媯濠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
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
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讎爲博士延爲太尉太尉之孫始爲吳人曰
然曰績亦載其跡先生之與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耀古聖
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
眈眈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爲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
者先生墓邪

著作郎贈秘書少監權君墓表

李華

君姓權氏諱臯字士繇天水人符秦尚書僕射翼之後世爲著姓
祖某或有令德君旣冠進士及第試臨清尉持節兼本道使藉君

法少監而兼

及元德秀

張有政

表爲勦縣尉充判官。無何主將以逆節露。君乃詐死。扶親涉江。免禍累。知幾其神。先帝聞而歎之。除評事御史。方議大用。屬太夫人病危。君侍奉憂勞。因中痼疾。無何太夫人終。君泣血三年。厥疾用加。服除。遷起居舍人。著作郎。大曆元年四月某日。不幸逝於丹徒。因殯焉。享齡四十。嗚呼。識者慟哭。聞者痛心。君有大節。不可奪。大名不可掩。大才不可及。大行不可名。天與之仁。不與之年。哀哉。自開元天寶已來。高名下位。華方疾不能備舉。然所憶者曰河南元君德秀。元終十年而南陽張君有略。張歿二年而君天元之志如其道德。張之行如其經術。君之才如其聲望。人倫其瘁。素與昌黎韓幼深。京兆王鎮。鄉洎華友善。韓評君曰。可以爲宰輔。王評君曰。可以爲師保。華評君曰。分天下之善惡。一人而已矣。夫人隴西李氏。仁賢有一子。某生七年。哀禮過成人。嗚呼。有後哉。朝廷贈君以祕書少監。悼賢也。華自疾病風。曳杖而往哭之。常聞師乙之言曰。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權君。可謂溫良而能斷者也。故爲齊風表。

君之墓云

忠於而國。孝於而家。絜而不滓。瑜而不瑕。仁胡不壽。為善者何君不幸邪。時不幸邪。

唐太子校書李元賓墓銘并序

韓愈

李觀元賓其先隴西人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詞得太子校書又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既歛之三日其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某鄉原曰某原友人昌黎韓愈書石以誌之其辭曰

已乎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為其壽死而不朽孰為其天已乎元賓文高乎當世行過乎古人竟何為哉竟何為哉

唐柳州刺史柳子厚墓誌銘并序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諱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皇考諱鎮以事母

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雋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旨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王叔文章執誼用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亭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之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直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

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譴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追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爲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亦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解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

意必不能自以力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秋七月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歇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逮其死不去旣往葬子厚又將紀其家庶幾有終始者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旣固旣安以利其嗣人

呂衡州誄

柳宗元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槨葬于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爲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踰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戍不飲

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聞其哀聲交于南北舟船之上下必呱呱然蓋嘗聞於古而覩於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之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瑞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辭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迹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為當世所重若使幸得出其十二三則巍然為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為第三品宜得謚于太常余懼州吏之逸其辭也私為之誄以志其行其辭曰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胡絜其儀冠仁服義干櫓書詩忠貞繼佩智勇承基跨騰商周堯舜是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齊怒妖蠶咸疑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呂勤唐以力輔寧萬邦受胙爾國惟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于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惑君

達其道卓然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推理
唯公舒文以翼宣于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苟用資仕乃揚進于禮
司奮藻含章決科聯中休問用張署讎百氏錯綜逾光超都諫列
屢阜其囊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戎悔厥禍款邊求侍咸選邦良難
乎始使君登御史贊命承事風動海壖皇威以致來總征賦甲茲
郎吏制用經邦時推重器諸臣之復周官匪易漢課牋奏鮮云能
備君自他曹載出於技筆削自任羣儒革議正郎司刑邦憲爲貳
糾迭伊肅邪諛具畏遷里道民民服休嘉恩踈若暱惕邇如遐實
閉其閣而撫于家載其愉樂申以舞歌賦無吏迫威不刑加浩然
順風從令無譁絲蠶外邑我繭盈車雜耕鄰邪我忝之華旣字其
畜亦執其麻馨鼓斯屏人喜則多始富中教興良廢邪考績旣成
王用興嗟陟于嶽濱言進其律號呼南竭謳謠北溢欺吏悍民先
聲如失逋租匿役歸誠自出兼并旣悉罷羸乃逸唯昔舉善盜奔
于鄰今我興仁化爲齊人唯昔富人或賑之粟今我厚生不竭而

足邦思其弼人戴唯父善胡召災仁胡罹咎俾民伊怙而君不壽
矯矯貪陵乃康乃茂嗚呼哀哉廩不餘食藏無積帛內厚族姻外
調賓客恒是懸磬逮茲易簣僮無凶服葬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
與余講德討儒時中之奧希聖爲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茲日
月以耀羣愚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舌嗷嗷雷動風驅良辰不偶
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王佐之器窮以郡符秩在三品宜
謚王都諸生羣吏尚擁良圖故友咨懷累行陳謨是旌是告永永
不渝嗚呼哀哉

○左黃州表

元結

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爲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欲逃
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旣來誰忍棄之去於戲天下兵興今七
年矣淮河之北千里荒草自關已東海濱之南屯兵百萬不勝征
稅豈獨黃人能使其人忍不去者誰曰不可頌乎後一歲黃人又
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於戲近

年已來以陰陽變怪將鬼神之道罔上惑下得尊重於當時者日見斯人黃之巫女亦以妖妄得蒙恩澤朝廷不問州縣惟其意公忿而殺之則彼可誅戮豈獨巫女知左公者誰曰不可頌乎三拜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人多去思故爲黃人作表如左氏世系左公歷官及黃之門生故吏與巫女事則南陽左公悉記之

陸歙州述

李翱

吳郡陸叅字公佐生于世五十七年明于仁義之道可以化人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不能知退居于田者六七年由侍御史入爲祠部員外二年出刺歙州卒于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日也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推之于天天之注膏雨也人之心以爲生旱苗然也雨與苗運相違或雨于海或雨于山旱苗不得仰其澤惟人也亦然天之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爲拯顛頽之人然也賢者與顛頽之人時不合或死于野或得其位而道不能行顛頽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降也適然唯賢者之生于時也亦然

運相合旱苗仰其澤顛顛之人賴其力傳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弗合膏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顏子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之賴其力天下不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雖列于朝雖刺于州其出入始二年道之不行與居于田時弗差也公佐之賢雖日聞其德行亦未必昭昭然聞于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道病而死天下之人未蒙其德固宜然也則天之生君也授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雨于海或降于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之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不足于心者邪得是道者窮居于野非所屈冠冕而相天下非所伸其何有不足于心者邪

○ 元魯山墓碣銘并序

李華

維唐天寶十二載九月二十七日魯山令河南元公終于陸渾草堂春秋五十九服名節者無不痛心嗚呼堂內有篇簡巾褐枕履

琴杖簞瓢而已。堂下有接賓之位。孤甥受學之室。過是而往。無以送終。名高之士。陸渾尉梁園喬潭。賻以清白之俸。遂其喪葬。以明月十二日。窆于所居南岡禮也。公諱德秀。字紫芝。延州使君之子。後魏七葉。易爲元。公其裔也。世有明哲。承而述之。幼挺全德。長爲律度。神體和氣。貌融視色。知教不言而信。大易之易簡。黃老之清淨。惟公備焉。延州卽世之後。昆弟凋落。慈親羸老。無小無大。仰飴於公。及應府貢。如京師。不忍離親。躬負安輿。往復千里。以才行第一。進士登科。丁艱。聲動於心。既過。苴哀刺血。畫佛像寫經。以不貲之身。申罔極之報。食無鹽酪。居無爪翦者三年。先人未祔于兆。身迫當室。緘未忘之哀。參調求仕。銓試超等。補南和尉。黜陟使以至行。上聞。授左龍武軍錄事。因墜傷足。樂正之憂。愀然滿容。以甥姪婚。仕爲念。受署魯山。今以痼疾不能趨拜。故後長吏僉以客禮待之。常獲盜未刑。屬濱山之鄉。稱猛獸爲害。盜請於庭曰。感明府慈仁。願殺獸贖罪。公哀而許焉。僚佐堅請。公無變慮。乃從破械縱

之盜果屍獸復命。吏人老幼咨嗟震動。發於庭宇。播於四鄰。則政化之行可知也。公自幼居貧。累服齊斬。故不及親在而娶。既孤之後。單獨終身。人或以絕後諭焉。對曰。凡有息男。不曠先人之祀矣。歷官俸祿。悉以經營葬祭。衣食孤遺。代下之日。柴車而返。南遊陸渾。考一畝之宅。發八笥之直。唯匹帛焉。居無扃鑰。牆藩之禁。達生齊物。從其所好。時屬歉歲。涉旬無煙。彈琴讀書。不改其樂。好事者攜酒食以饋之。陶陶然脫遺身世。涵泳道德。拔清塵而棲顛氣中。古以降。公無比焉。知我或希。晦而不耀。故也。是宜爲國老。更論道。佑世而羔鴈不至。歿於空山。可勝慟邪。所著文章。根玄極。則道演寄情性。則玄于思。善人則禮水多能。而深則廣。吳公子觀樂。曠達而妙。則現題窮於性命。則蹇士賦。可謂與古同轍。自爲名家者也。又其惡萬金之藏。鄙十卿之祿。貴富之辯。吾得其真。至哉元公。越軼古今。冲邃冥冥。純朗朴渾。範於生靈。凡與門人吟慕遺風。謚曰文行先生。從古也。夫誅德銘功。厥義有三。上以簡神明。中以鋪光。

列下以聳示後人。斯文之作，由此志也。其銘曰：天地元醇，降為仁人。隱耀翰精，凝和葆神。道心玄微，消息吐伸。載襲先猷，竭盡報親。貞玉白華，不緇不磷。縱輪祥風，蛻跡泥塵。今則已矣，及吾無身。仰德如在，瞻賢靡因。懷哉永思，泣涕銘云。

乙丑七月廿九日選五篇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九

甲戌三月望晨起重定六篇庭花過雨開
謝離披笑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

吳興姚

鉉

纂

銘戊 版文誄表附摠七首

命婦二

唐息國夫人墓誌銘 韓愈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墓誌銘 白居易

賢母一

陶母墳版文 附 寄元輿

隱居四

武東山陳居士墓銘 陳子昂 居士陳公墓誌銘

德先生誄 附 李華 廣陵陳先生墓表 附 呂溫

唐息國夫人墓誌銘 并序

韓愈

貞元十五年靈州節度使御史大夫李公諱樂守邊有勞詔曰樂妻何氏可封息國夫人元和二年李公入為戶部尚書薨夫人遂

專家政公之男三人女二人而何氏出者二男一女夫人教養嫁娶如一雖門內親戚不覺有纖毫薄厚御僮僕使治居第生產皆有條序居卑尊閒無不順適命服在躬承祀孔時年若干元和七年甲子日南至以病卒明年八月庚寅葬河南河陽夫人曾祖某綏州刺史祖某潞州別駕父某晉州錄事參軍二男戡左威衛倉曹參軍成左清道率府錄事參軍女子嫁興元參軍鄭博古將葬戡與成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愈乃為銘曰

男主外事治不為易施于其家難甚吏治又況公侯族大而貴夫人是專厥聲惟懿昔在貞元有錫自天啓封備服以疇時勲婉婉夫人有藉宮門克承其後以嫁以婚隨葬東土在河之陽遙望公墳而不同藏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滎陽鄭氏墓誌銘 并序 白居易

有唐元和元年九月十六日故中散大夫尚書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河南元府君諱寬夫人滎陽縣太君鄭氏年六十寢疾歿于

婦人書法



夫与子所有
封

萬年縣靖安里私第。越明年二月十五日，權祔于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姑之塋也。夫人曾祖諱遠，恩官至鄭州刺史，贈太常卿。王父諱瞻，朝散大夫、易州司馬。父諱濟，睦州刺史。夫人即睦州次女也。其出范陽盧氏。外祖諱平子，京兆府涇陽令。夫人有四子：二女長曰沂，蔡州汝陽縣尉；次曰秬，京兆府萬年縣尉；次曰積，同州韓城縣尉；次曰稹，河南府河南縣尉。長女適吳郡陸翰，翰為監察御史。次女為比丘尼，名真一。二女不幸，皆先夫人歿。府君之為比部也，夫人始封滎陽縣君。從夫貴也。稹之為拾遺也，夫人進封滎陽縣太君。從子貴也。天下有五甲姓，滎陽鄭氏居其一。鄭之勲德，官爵有國史在。鄭之源，派婚媾有家牒在。比部府君世祿官政，文行有故。京兆尹鄭雲達之誌，在今所敘者，但書夫人之事而已。初，夫人為女時，事父母以孝，聞友兄姊睦弟妹，以悌。聞發自生知，不由師訓。其淑性有如此者。夫人為婦時，元氏世食貧，然以豐絜家祀，傳為詒燕之訓。夫人每及時祭，則終夜不寐，煎和滌濯，必躬

親之。雖隆暑沍寒之時，而服勤親饋，面無怠色。其誠敬有如此者。元氏鄭氏皆大族，合而姻表滋多。凡中外吉凶之禮，有疑議者，皆質於夫人。夫人從而酌之，靡不中禮。其明達有如此者。夫人爲母時，府君旣歿，積與積方齟齬，家貧無師，以授業。夫人親執詩書，誨而不倦。四五年間，二子皆以通經入仕。積旣第，判入等授祕書省校書郎。屬今天子始踐祚，策三科以拔天下賢俊。中第者凡十八人，而積冠其首焉。由校書郎拜左拾遺，不數月，謹言直聲，動于朝廷。以是出爲河南尉。長女旣適陸氏，陸氏有舅姑姻族，於是以順奉上，以惠逮下。二紀而歿，婦道不衰。內外六姻，仰爲儀範。非夫人恂恂孜孜，善誘所至，則曷能使子達於邦，女宜其家哉。其教誨有如此者。旣而諸子雖迭仕，祿利甚薄，每至月給食，時給衣，皆始自孤弱者。次及踈賤者，由是衣無常主，厨無異膳。親者悅，踈者來。故傭保乳母之類，有凍餒垂白，不忍去元氏之門者。而況臧獲輩乎。其仁愛有如此者。自夫人母其家，殆二十五年，專用訓誡，除去鞭

扑常以正顏色訓諸女諸婦諸女諸婦其心戰兢如履于冰常以正詞氣誠諸子諸孫諸子諸孫其心愧恥若撻于市由是納下於少過致家於大和婢僕終歲不聞忿爭童孺成人不識橫楚閨門之內熙熙然如太古時人也其慈訓有如此者噫昔漆室緹縈之徒烈女也及爲婦則無聞伯宗梁鴻之妻哲婦也及爲母則無聞文伯孟氏之親賢母也爲女爲婦時亦無聞今夫人女美如此婦德又如此母儀又如此三者具美可以冠古今矣嗚呼惟夫人之道移於他則何用而不臧乎若引而伸之可以肥一國焉則關雎鵲巢之化斯不遠矣若推而廣之可以肥天下焉則姜嫄文母之風斯不遠矣豈止於訓四子以聖善化一家於仁厚者哉居易不佞辱與夫人之幼子稹爲執友故聆夫人美最熟稹泣血孺慕哀動他人託爲撰述書于墓石斯古孝子顯父母之志也嗚呼斯文作豈直若是而已哉亦欲百代之下聞夫人之風觀夫人之墓使悍妻和嚚母慈不遜之女順云爾銘曰

元和歲丁亥春咸陽道渭水濱云誰之墓鄭氏夫人

陶母墳版文并序

舒元輿

此墳版乃墓
表非墓誌

常母之道恩勝威威不勝而常子之性偏以驕出由此也偏氣襲正正氣敗績故往往恩過驕過而閨門間有觸命觝教磨去法用者相半古孟氏母警戒若此乃首以兼教軻三變而至於道去千年而陶之母亦以兼教侃侃還至於道慈容嚴嚴離立相望中央寂寥希吾或稀太歲在卯予帆彭蠡見謝靈運詩石壁壁東南行百步許有高墳嵯峨墳前有碑書跡照湖小子蹶起疾眩視之則陶母之字存及落帆上陸修式恪禮以爲父母教子大倫不逃義方然父之教主於兼之言恩威不偏勝偏失者或骨髓間有秦吳之謬故州吁石厚變爲賊敵非父子邪且母之教偏在慈夫以兼教猶有嚮者之謬以偏教而無嚮者之謬或鮮矣英英哲母煦然化成成之中而能毆其子歸其有極是以陶家肥而晉家亦肥鴻聲芬馥撲染他類肯使專司晨索家之疵到吾聽乎嗚呼賢母之

風可以卓往赫來為千萬年光墳版不書豈斯意邪徘徊登慕
成斯文詞曰

彭蠡之濱峨峨高墳有晉陶君哲太夫人前瞻千年卜子孟為鄰後
千萬年卜誰為鄰西江悠悠東潮滔滔彭蠡有竭斯墳更高



梓州射洪縣武東山陳居士之墓銘并序 陳子昂

君諱嗣字弘嗣其先陳國人也漢末淪喪八代祖自汝南仕蜀為
尚書令其後蜀為晉所滅子孫避晉不仕居涪南武東山與唐胡
白趙五姓置立新城郡部制二縣而四姓宗之世為郡長蕭齊之
末有太平者兄弟三人為郡豪傑梁武帝受禪網羅英豪拜太平
為新城郡守尋加本州別駕弟太樂太蒙蒙為黎州長史護督南
梁二郡太守太樂為本州司馬即君之高祖父也生曾祖方慶好
道不樂為仕得墨子五行秘書隱于武東山生烈祖湯仕為郡主
簿遇梁季喪亂避世不仕生皇考迥迥早卒君即迥之第二子也
少孤而有純德恭已飾行一日三省家世本以清白崇德迥君之

此子昂之五
世伯祖

由多石富光
累一以守本
有發

孤素業空矣。君有仁兄，養母以孝。君克順至行，同勤苦節，夏不避暑，冬不避寒，蒸蒸服事，行年四十有五，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無餘力也。以是不優於道，逮親終歿，春秋已高，從事不可以養矣。乃輟干祿之學，修養生之道，山壑高居，農野永歲，雅聞漢有王丹者，放居不仕，家累千金，以自奉。田稼勤者，載酒從之。鄉里承化，以相懲沮，乃歎曰：彼王丹者，是爲政也。奚其爲爲政也。由是始考林澤闢良田，習仙書，務農政。天道時變，地道化成，丘陵淵藪，星歲雲物，靡不用心。原田苒苒，黍稷漠漠，汶陽之稼如雲矣。春也，載華歲聿其秋，白露時降，百穀收熟，君嘗乘肩輿，省農時，饋田畷，刑以肅墮，悅以勞勤。若孫吳之用兵，鷲鳥之搏擊也。卓彼甫田，歲取十千，倉廩實，崇禮節，恤寡賑窮，乏九族以親之。鄉黨以歡之。君十餘年，家累千金矣。其鄰里有媮衣食，帶刀劍，椎埋胙篋之類，鬪雞走狗之豪，莫不靡下風。馴素節，曰：里有仁焉，吾何從之也。遂頓浮畝之節，肅恭儉之規，修孝悌，飾廉恥，將欲效君子之素

業也。君時年已耳順，素無經世之情。林園遺老，玄默忘歲，遂保先君武東山之故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州縣也。昔襄陽有龐德、公谷口、鄭子真、東海王霸、西山蜀才，皆避人養德，退耕求志，軒冕不可得而羈，憂患不可得而累，迨于我君作者五人矣。於戲！古者至人不利，苟得不務，近貴量腹而食，度身而衣，非其道萬鍾不足，豐也非其榮，五鼎不足，飢也躬勤耕稼，植其杖而耘，不荅子路之問者，其豈我君之徒歟！綿綿羅網，冥冥高鴻，趯趯竹竿，穆穆幽龍，其與禍敗之遼絕如胡越哉！然則兩龔不免於蘭焚，三老不免於薇歎，其近貴利邪？夫上無憂悔，下無飢寒，合道以制嗜慾，達命以順生死，仁以愛身，智以養德，俾爾耆而艾，俾爾昌而熾，君子保之以永壽考，非我君乎？享年八十有五，太歲壬辰五月十三日考終，厥命臨終，誠曰：啓予手，啓予足，我聞古人言珠玉而瘞之，暴骸於中原，古者不封不樹，後代聖人易之以棺槨，吾不違聖人具棺槨而已，斂以常服，墳無丘壠，吾將庶幾以奉先人清業也。有子

自古不得有

富家富文

字存此以

見之極

書居士從其

志也書文林郎

贈階也

某等皆能祇奉遺訓。聿從先志。長壽二年龍集癸巳某月某朔日。玄丹載踰十兆時吉。始啓殯昭告。奉遷於舊塋武東山之陽。禮也。鄉里會葬者千餘人。皆涕泣號慕。悲純德之不見。咸曰君子歿矣。人何以名。陵壑不朽。匪惟頌聲。小子不敏。請述鄉人之教。其詞曰。肅肅我祖國。始於陳中。裔淪喪泊。此江濱。山川隆鬱。鼎氣氛氲。挺生君子。於鑠元真。惟孝肅悌。惟人善鄰。樂我耕稼。忘我搢紳。茫茫田藪。歲也其春。農人肅事。君子槁勤。孰為夫子。植杖而耘。弋者何慕。鴻冥高雲。楚狂懼世。夷叔求仁。良時終矣。不考于身。我異於是。非隱非淪。撫化隨運。安排屈伸。天年既沒。長夜何辰。聖達不免。宇宙同塵。桐棺三寸。豈我窶貧。自古有死。吾從聖人。嗟爾百代。子子孫孫。驕奢自咎。天道無親。思我松柏。恭儉是遵。

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誌文 并序

公諱元敬。字某。其先陳國人也。五世祖太樂。梁大同中為新城郡司馬。生高祖。方慶好道。得墨子五行祕書。白虎七變。隱於郡。

武東山生曾祖湯。湯爲郡主簿。湯生祖通。通早卒。生皇考辯。爲郡豪傑。公河目海口。欽頤虎顏。性英雄而志尚玄默。羣書祕學無所不覽。年弱冠。早爲州閭所服。耆長童幼見之若大賓。二十二鄉貢明經。擢第。拜文林郎。屬憂艱不仕。潛道育德。穆其清風。邦人馴致如衆鳥之從鳳也。時有決訟不取州郡之命。而信公之言。四方豪俊望風景附。朝廷聞名。或以爲西南大豪。不知深慈恭懿。敬讓以得也。州將縣長。時或爲議。青龍癸未。唐歷之微。公乃山棲絕穀。故息人事。餌雲母以怡其神。居十八年。玄圖大象無所不達。嘗宴坐謂其嗣子子昂曰。吾幽觀太運。賢聖生有萌芽。時發乃茂。不可以智力圖也。氣同萬里而合不同。造膝而恃古之合者。百無一焉。嗚呼。昔堯與舜合。禹得之。四百餘年。湯與伊尹合。五百年。文王與太公合。天下順之。四百年。幽厲版蕩。天紀亂。賢聖不相逢也。老聃仲尼淪溺。溷世不能自昌。彌四百餘年。戰國如縻。至於赤龍。赤龍之興。四百年。天紀復亂。胡夷奔突。賢聖淪亡。至於今。四百年矣。天意

其將周復乎。於戲吾老矣。汝其志之。太歲己亥。享年七十有四。七月七日巳未。隱化于私宮。孤子子昂。愚昧鞠然在疚。不知所從。乃祇馴聖人卜宅之義。是歲十月巳酉。遂開拭舊塋。奉寧神於此山石仙谷之中岡也。銘曰

賢者避地。邈其往兮。鳳兮鳳兮。誰能象兮。嗚呼我君。懷寶不試。孰知其深廣兮。悠悠白雲。自怡養兮。大運不齊。聖賢同兮。南山四君。遭漢天子。固亦商丘之遺壤兮。

德先生誄并序

李華

或問曰。德先生者。奚氏。余曰。南陽張姓。有略其名。維之。其字也。或曰。與古誰倫。可造七十子乎。余曰。七十子。或賢。或恒人。方於賢原。思必不齊比也。或曰。大哉。余曰。七十子。親聖人之道者也。維之。追聖人之道者。七十子得聖人疆畛之際。維之。聖人衣冠之潤。向使獲親聖人。則鱗差耕雍也。或曰。何咎而瞽。余曰。聖賢皆時。春秋之亂。耨耕惡疾。左丘明卜商皆瞽。聖如夫子。失司寇。飢於陳。蔡忠如

一字私謚
存此以見唐
人一例

萇弘謀尊王室而戮死。君子道消，故仁賢窮。維之鄰道，昌黎韓拯亦以德聞，與維之同病。不幸二子不以病爲僉，不喪中明者也。或曰：夫如是，得無誅之。余誅之曰：神胡病後之人，而奪先生噫嘻哀夫人德甫。余將疇兄。

廣陵陳先生墓表

呂溫

有唐貞晦先生廣陵郡棠邑鄉陳君曰融，無字。享年七十有二，遊不出鄉。考終厥命，嗚呼至哉！良玉雖白，不受采醴泉；自甘非有和貞色，緝密丹青無自入也。靈味天成，麴蘖無所資也。故先生長而不學，大樸不適乎輪轅，至音不諧乎宮商，曲直渾成，巧匠莫能材也。清濁一致，伶倫莫能器也。故先生老而不仕，地虛而踐，則有跡器踈而扣，則成聲。我踐惟實，跡不可得而見也。我扣惟密，聲不可得而聞也。故先生沒而不稱，若夫爲養克孝，居喪致毀，事亡如存，朋友孜孜，兄弟怡怡，於鄉恂怕，與物熙熙，天性人道，其盡于茲，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知命是達，怡神爲榮，樂天忘憂，自寵不驚，貴我

以道此非祿乎何必入官然後為仕我有信順自天蓋高亦既知矣謂神蓋幽亦既聞矣何必俗聲然後為名大哉先生行不學之道據不仕之貴負不稱之名達人觀焉斯亦極矣予貞元初寓居是邑言歸京國道出其鄉始見一鄉之人父義子孝長惠幼敬見乎詞氣發乎顏色不聞忿爭之聲不見傲慢之容雍雍穆穆甚足異也因揣之而歎曰芳蘭所生其草皆香美玉所積其山有光此鄉之人豈必盡仁其必有賢者生於是矣遂停車累日周訪故老果曰吾里嘗有陳融孝慈仁信不學不仕鄉人見也皆自欲遷善遠罪亦不知其所以然今也則亡清風猶在予於是慨然痛先生以純德至行沈落光耀官闕軼廬之禮士無表墓之文知而不書我執其咎乃披典籍德謚曰貞晦先生窮徵其實建石于路用告將來之有識者云爾貞元五年秋八月東平呂溫述

文尾叙述

選二篇

甲戌三月重定三五篇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

嘉靖甲申歲太學生姑蘇徐燦文明刻于家塾

甲戌三月重定選五十七篇











浙江圖書館藏
浙圖藏書-023017
— * —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023017

一九 年 月 日



